



罪案

A pair of silver handcuffs is positioned over the bottom part of the large red characters. Below the handcuffs is a white rectangular box,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price or publisher's mark.

吕铮◎著

著名一线经侦青年作家吕铮，
以强劲锐利之笔力，呈现当下最典型犯罪，
撕开悬案背后警察与罪犯的内心挣扎。

 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吕铮作品2013

罪

吕铮◎著

著名一线经侦青年作家吕铮，
以强劲锐利之笔力，呈现当下最典型犯罪，
撕开悬案背后警察与罪犯的内心挣扎。

 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赎罪无门 / 吕铮著

北京: 外文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119-04576-4

I ①赎… II ①吕… III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7014 号

项目统筹: 解 琛

策 划: 青豆书坊

责任编辑: 曲 径

特约编辑: 苏 元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印刷监制: 杜溪滕

赎罪无门

吕 铮 著

出版发行: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 人: 徐 步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

网址: <http://www.flp.com.cn> 电子邮箱: flp@cipg.org.cn

电话: 008610-68320579 (总编室) 008610-68996075 (编辑部)

008610-68995852 (发行部) 008610-68996183 (投稿电话)

印刷: 北京金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 / 外文书店

开本: 680mm × 960mm 1/16 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119-04576-4

定价: 27.80 元 (平装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(电话: 68995960)

精彩评论

《赎罪无门》让我大受震动，它不只是一部公安题材的作品，而且是一部直面人生的作品；它将人置于生死绝境，去掉了遮蔽物和伪装性，使人性赤裸裸地呈现。

——雷达（著名文学评论家）

吕铮是警营作家的新锐，一个具有相当创作潜力的作家。他犹如一只锐意突破林莽的出林乳虎，近年来佳作迭出，具有万军中一马当先之气象。《赎罪无门》就是一部突破重围的力作！

——武和平（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、著名作家）

和我比较关注青年警察的爱情和命运不同，吕铮笔下的警察更具活力与动感——他们活在当下，活在他们的职责里。

——海岩（著名作家）

《赎罪无门》中关于警察与罪犯之间灵魂较量的描写，大大超越了以往公安题材的写作格局，这是吕铮作为公安作家最难能可贵之处。

——胡平（著名作家、评论家）

吕铮的《赎罪无门》通过一个很特殊的题材，对于我们整个时代和社会有一个反映和思考；它不局限于公安文学，而是有更大的追求。这部小说是2012年的一部重要作品。

——吴义勤（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、著名评论家）

1

天色灰白，城市的上空被一层厚厚的阴霾所笼罩，夕阳透过灰色的云层投射出一种惨白的光芒，让天色介乎于白天和夜晚之间。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伏天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拥挤的街头左突右撞，蚁群般地寻找着食物。路灯还未点亮，举头看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，会感到一阵眩晕。

老马停好自行车，来到单位门口“金水湾”餐厅的时候，刚好六点。他一如往常地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，穿梭于这忙忙碌碌的人群中，似乎这里的忙碌与他毫不相干。以往一米八几的身高最近越来越抽抽，估计是烟酒过度的原因，那脸色看着就和那一身原本是名牌的衣服一样，疲惫且褶皱不堪。夏日的闷热在进入餐馆的一瞬间被空调阻隔，大功率开放的空调公事公办地熄灭潮热。老马一激灵，抹了一把额头湿腻的汗水，随即将嘴边即将燃尽的烟头吐到身前，用脚踩灭。

他想起一句话：你要是烦谁啊，就把谁名字写在烟蒂上，不但要“抽”他，抽完了还得把他用脚踩灭。老马今天就是憋着这股劲来的。

老马走进房间的时候，已开始推杯换盏的众人顿时停了下来。

“哎，师傅……您这是……”刘权的表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足以掩饰一闪而过的惊讶。“哎！就差您了……来来来，坐！”刘权迅速调好表情，起身相迎。

刘权是老马的徒弟，四十出头，有点谢顶，打扮是一贯的精干。他前几天刚竞聘成了经侦总队的大队长，今天是攒饭局请领导同事“走面儿”来了。

“嘿，刘大队长，您当领导了，得了道了，早忘了有我这个老家伙了吧？”老马撇了撇嘴说：“但我这人呀，还是记吃不记打。虽然退了休滚了蛋，但还拿事当事、拿人当人，再加上脸皮厚点，这不是蹬着自行车跑这儿给您道喜来了？”老马阴阳怪气，一嘴的不是。

“哎，哎，别啊，师傅。”刘权听这话，立马从桌子后面走了过来。“师傅，师傅！您是我大爷，是我祖宗。您这挑理了不是，我哪敢在您面前耍心眼玩花花肠子啊，我是谁教出来的啊？还不是您这老警察，哈哈。”刘权尽力控制局面，说着就把老马往里面拉。

“甭跟我来这套。”老马把手一甩，“我问你，你今天当了官了，眼里就没你师傅了？啊！”从他这真真假假的表情中，刘权看出他是真的生气了。

“师傅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行吗。”刘权继续赔不是，“说实在的，我本来就说叫您来着，可一想您这刚刚退休，正是回家享天伦之乐的时候，这……”

“甭跟我这儿找理由。”老马脸往下一耷拉，“都是明白人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人走茶凉的事天天有，刘大队长今儿个能叫我一声师傅，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儿了，至于这吃饭嘛？纯粹就是我岁数大了没人请了臊眉耷眼地硬往上凑，和你没啥关系。”老马连珠炮似地用嘴干人，弄得刘权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但刘权毕竟是场面人，懂得见什么人

说什么话的道理，对付老马这样的，来硬的是万万不可的，毕竟错在自己。那就只能来软的，但还不能太软，太软了跌面。要软的得体、软的到位，这就要看刘权的功力了。

旁边的几个同事看着这对师徒的现场表演，都替刘权捏一把汗。这老马是什么人啊，说好听是是经侦总队的资深老民警，说难听了就是个倚老卖老的牛皮糖、滚刀肉，十几年都这个样，一点正事不干，邪的歪的倒不少，上班耗点，下班走人。在警察这个整天撅着屁股往前冲的职业里，老马该算是个另类，就冲他十几年都趴在最底层，一个案件没破，就够给他这当了大队长的徒弟“争脸”的了。这不，几天前老马赶着“清网行动”开始前刚刚退休，终于熬到了他向往的新生活。

“这样吧，还是老规矩，迟到了罚酒。”老马说着随手从桌上抄过来一瓶白酒，也不看什么度数高低，咚咚咚地给自己满了一杯，也不顾刘权的再三劝阻，一扬脖就给干了。年轻时过度的消耗和烟酒无度，让老马已经过早地濒临老态，往日虚胖的脸上布满皱纹，乍看上去说是六十都有人信，实际老马也不过刚过五十。

“嗝……”老马被酒噎了一下，打了个响嗝，之后把空酒杯往桌子上一蹶，“怎么着，刘大队长，这酒我自罚了，下面该看你的了。”老马故作面无表情地对刘权说。

“师傅，我这……”刘权面带难色。

“这什么这！倒满！”老马把杯子往桌子上一蹶，指着酒瓶子说。

“哎，师傅，您是知道我酒量的，咱有酒慢慢喝，我就别干了，这满桌的哥们儿呢，待会儿我钻桌子底下去了，也陪不好大家不是。”刘权用商量的语气说，放弃了控制局面的幻想。

“是啊，老马，咱们有话慢慢说，有酒慢慢喝，别一上来就剑拔弩张的，都是一家人。”坐在上座的江副总队长发话了，想要为刘权争回点面儿。

孰知老马一点面儿也没给。“嘿，我说这是哪个大领导呢？原来是三哥啊！是啊，我这退休老民警就算敢跟徒弟耍三青子，也不敢跟三哥犯各不是。不，现在得叫江总（总队长的简称）了。”老马嘴一撇，难听的就出来了，“想当年虽然你师傅跟我论哥们儿，但现如今却是不同了，对，我这记性也差，您现在是处级大领导了，哪能跟我这老民警论辈分啊。”

老马说的唾沫星子乱窜，借着酒劲有点见神杀神、遇佛杀佛的气势了。江副总队长一看这路子，也闷了。

老马这喝酒是出了名的，而且还酒后无德，经常闹酒诈。刘权此时此刻真是连装孙子的机会都没了。而老马虽然一脸怒相，心里却彻底通畅了，干了三十年警察了，别看平时不着四六，可这心里可一点不傻，按单田芳说的，拔一根眼睫毛都是空心的。他这正是憋着一肚子气找刘权泻火来了。

大家看着老马这满满的酒杯，也再没法去劝阻，毕竟这是个大爷级别的老警怙了。刘权整了整难看的表情，再次恢复热情，毕竟在老马面前跌面儿是小，在江副总队长面前跌面儿是大，连这个场面都控制不好，就别提以后怎么抓案子带队伍了。“好，师傅，您既然说到这了，我也不推辞了。徒弟干了！”刘权仪式性地举起酒杯环顾一周，之后豪迈地一饮而尽。在座的都替他捏一把汗。

“好！牛逼！是个当领导的料。”老马得逞了嘴上还不留德，“来来来，咱们为了庆祝刘大队长高升，一起喝一个。”老马彻底夺过酒桌的控制权，逼得在座的众人也都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。众人都有种被绑架了的感觉，但是无奈，客随主便是老理儿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大家都在竭力维护刘权的这个升职宴。

“哎，怎么不给那个哥们儿倒满啊？”老马用手指了指刚才倒酒的那个小民警。

“啊……他不能喝酒。”刘权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小吕刚从警校毕业，还没练出来的，今儿就不难为他了。”小吕是刘权新带的徒弟，这话里话外都透着照顾他的意思。

“哎，这可不行，这当警察怎么能不喝酒呢？”老马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，“我可告诉你，小吕，别看咱干的是经侦，搞的是经济案子，但也算是刑警啊，这当刑警的就得一能白活、二能喝，这喝酒看人品，喝酒看胆量，酒场如战场啊！”老马说的信誓旦旦，弄得小吕一时手足无措。“当警察的不能犯怂，怎么着都得有第一次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不能喝，是不敢喝！这必须得练！来，我敬你。”老马说着就站起身来，抢过小吕的酒杯，三下五除二给倒满，之后弯腰举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端到小吕面前。

这下可把小吕弄懵了。“马师傅，我……我真不能喝。”小吕扭捏着。

“不行，吕大爷，您是我吕大爷，小马给您敬酒了。”老马继续弯腰，装得更加谦恭。

“这……我……”小吕更加不知所措起来。

“吕爷爷，行吗？我叫您爷爷！给小马一面儿！”老马的语气越发强硬。

“嘿，我说师傅，这怎么话儿说的啊。”刘权表情有些绷不住了，“这……哎，小吕，喝吧，这马爷既然发话了。”刘权摇着头无可奈何。

“好，我喝……”小吕哪见过这场面啊，还真实在，一仰脖就把这满满一杯酒给干了，之后呛得涕泪横流。

“哎，这才有咱警察的样儿！”老马也不甘示弱，又仰头干了一杯。

“唔……”小吕还没等老马喝完，就捂着嘴一个箭步冲出了包间，门外传出了阵阵呕吐声。刘权和众人看在眼里，暗自摇头。

“这怎么话儿说的。”刘权随着跟了出去，一脸无趣。

酒局再怎么着也开始了，虽然开始的剑拔弩张，但这一帮平时琢磨人的警察，聚在一起就是心中再不快也能聊得火热。警察就是这样，生存能力强，控制局面能力也强，甭说老马今天挑理犯各，就是他今天拍桌子骂娘，大家也不能毁了刘权的这个局，毕竟这是人家荣升队长之后的第一顿饭，谁也不能当这个搅局者，再怎么别扭也得硬撑着吃完。不一会，江总就夺过了饭局的控制权，忽悠着老马谈退休生活。

“马爷，这下大松心了，再也不用起早摸黑了。”江总笑着说。

“可不是。”老马咂摸一下嘴说：“我啊，早就活明白了，你说咱这整天起早贪黑的干活，为了什么呢？跟你们不同，你们还有个追求，升官发财，我啊，可早就断了这个念想了。”不知这算不算是老马的推心置腹。“干警察三十年了，我早就告诉自已了，到三十年就立马退休，别在单位耗着让别人看了碍眼。五十了，还能提笼架鸟，还能伺候伺候花花草草，还能琢磨点鱼钩鱼饵，不像你们啊，还得撇着眼子干活，哎，同情啊。”

江总笑了笑，不便再说什么。而老马却还在继续。“你别看我刚回家几天，但我这鸟啊、花啊、草啊，需要干的事情多着呢，弄仔细了没准一天都忙不过来，这人啊，就是这样，总得遭那么半辈子罪，才能享下半辈子福。”老马又是一口酒。

老马好酒，借着各种理由灌了自己好几杯，眼看着就到了一斤的量了。刘权有点犯迷糊，但还得努力克制着、硬撑着招呼好在座的众人，心想这个局简直就他妈是个灾难。这时他手机振动了一下，一个同桌的同事发来短信说：“这老孙子。”

“三哥，您这都浴血奋战快三十年了，从白制服到绿制服，又从绿制服到蓝制服的，还真想再干到白衬衫（警察局级是白衬衫）啊。”老马铁定了要让江总下不来台。

“我？白衬衫，歇了吧您呐。”江总不知如何回答，支应着说：“我是羡慕您啊，趁着现在这三十年退休的这个政策还在，急流勇退，回家享清福，咱是没这命啊，还得继续往下奔啊。”

“得了吧您呐。”老马笑出声来，“咱这一辈子大头兵，一没职位二没地位的，穷耗着干吗啊，占着地方还让人看着不顺眼，这徒弟都当了大官了，哪还有师傅的饭吃呢。”老马撇嘴。

刘权让他弄得不痛快，也没搭茬儿。旁边一个同事接茬儿说：“您这退了以后，光在家里呆着干吗啊？刚五十出头，还不再找一活儿？”

“找什么活儿啊，我还没累够啊。”老马夹了一口菜，“钓鱼，养鸟儿，看电视骂大街，时不常地喝两口，乐子多着呢，我不可难为自己，干活儿为了什么啊？还不是为了老了弄个舒服。我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就差点憋不住二十九年就退了，哈哈。”老马越说越来劲。这番话他倒是发自内心，而且从他往日的所作所为也一目了然。

“来来来，再干一个，为了咱刘大队长飞黄腾达。”老马又开始挤兑刘权，站起来忽悠。

刘权也没办法，只盼着这个老家伙喝多了自生自灭，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接话：“行，那我借我师傅吉言，哥儿几个，干！”

干这杯酒的时候，六个人已经开了第六瓶牛栏山二锅头了，而就在大家仰头灌酒的时候，耳畔间突然听到一阵闷响，待大家低头的时候，发现老马已经仰头摔倒在凳子上了，手中的酒杯随即落地破碎，又发出一声脆响。这下大家可慌了，刘权赶忙跑上去摇晃老马脑袋，扒他眼皮。

“愣着干吗！快打120啊！快！”江总也坐不住了，气不打一处来地喊。

“操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！哎！”刘权狠狠叹了口气。

120 急救车呼啸而去，刘权几个都喝了酒只能随后打车。

夜晚的闷热丝毫没有退去之意，反而执拗地包裹着每一寸的空气和土地。急救车刺眼的红蓝灯光像一把匕首一样划破着城市的黑夜，刘权在出租车上百感交集，觉得今天肯定是得罪哪路神仙了，本来一个好好的饭局怎么能弄成这样。而此时此刻，坏了饭局是小，要是老马真在自己的饭局上弄出个三长两短，自己可就真该万劫不复了。操！刘权跳车的念想都有。

道路逐渐畅通，车速开始加快，车窗外的闷热形成了风，却丝毫吹不散人们心中的压抑。在一个小时的抢救之后，老马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

“唉哟……”老马感到头疼欲裂。

刘权站在急诊室里，百感交集：“马爷，感觉怎么样啊……”大家都注意到刘权叫老马的称谓。

“没事……”老马摆了摆手，“该死卵朝上，哎……真是老了，这才哪到哪啊，就不行了。”老马强忍着坐了起来，却突然感到右侧的腹部一阵剧痛，他用左手用力地抵住那个部位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涌出，感到窒息。“妈的，这岁数是不行了，年轻的时候喝个一两个玩似的。”老马强努着说。

“过几天正好有个老干部体检，再给他加一个名额，好好查查。”江总背着手对刘权说，说完便大步走出了诊室。

2

老马那天酒醉入院，连虚了三天，他心里这回有点数了，到了这把子年纪，酒还真成了穿肠毒药。这从警的几十年，他早就不拿警察当事业了。活一辈子为了什么？老马早就给自己找到了答案，为了什么？为了退休时全须全尾，他可不想当英雄当烈士，为了什么几等功弄个缺胳膊少腿；为了什么？为了弄好自己的花鸟鱼虫，别再让住在隔壁的老小子叫嚣着他的百灵怎么叫出了“十三套”；为了什么？为了能在早晨好好逛逛天坛北海，别再被催命似地随时叫回单位加班。老马就压根儿没拿警察当事业，这终于耗到三十年退休这个好政策了，还不麻利儿的。今儿个老马却起得挺早，按照他打心眼里看不上的那个江总的安排，他和总队几个退了休的老家伙一起到公安医院做体检。这个福利他可不会落空，按他的话说，像他这样一无职务二无地位的人，再不享受享受公安局的福利，那真是冤枉大了。

体检还是那个德行，抽血、心电图、B超、CT。只不过这次不同以往，他参加的是退休老干部的体检，一帮六七十的老家伙扎在一起，随便扒拉扒拉哪个零件就有问题。老马谁也没理，总觉得自己不该往这帮人里

凑。在例行检查之后，老马又做了一个增强 CT，这是江副总队长给自己安排的“福利”。不做白不做，反正是公家报销，老马就是这么想的。

检查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结果却迟迟还未出来。今儿个一早，老马在家门口的“京味居”塞了几口炒肝包子，就坐上了驶向公安医院的公交车。对于自己的身体，老马还是有数的，除了经年累月的脂肪肝和高血压以外，没有什么可琢磨的。但检查结果还是要取的，都说人走茶凉，要等着单位取结果发表，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。今天下午他约了隔壁的老小子钓鱼，准备取了结果就顺路去市场买点新鲜鱼饵。

公安医院是一栋老式建筑，据说是解放前从哪个封建资本家手里弄过来的，夏日的清晨已然闷热，街头人群尚未聚拢，偶尔一丝风吹过，让墙头碧绿的爬山虎微微晃动。老马看着建筑后映射过来的阳光，心情格外的好，想着这扑面而来的一大块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，心里就别提多么得劲。赚时间和赚钱其实是一个道理，都是越多越好、越早越好。老马一边往公安医院里面走，一边佩服着自己提前退休的英明选择，一边用手捋着那墙壁上厚密的爬山虎，一边哼着陈年小曲。一股夏日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人有种微醺的感觉。他心里估算着一会儿回家拿哪根鱼竿，戴哪顶帽子，是不是带那本《垂钓手册》，但那样会不会让隔壁老小子觉得自己不够专业，对了，还有他刚和门口渔具店老板学会的那种拴钩的新方法，这次是一定要试一试的。老马刚走进门，脚步便有些急不可耐，心里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左右。这种感觉就来自于几天前检查时一个年轻医生的眼神。

那眼神是医生特有的冷漠刻板，但不知为何，在那个医生看自己时，却多了一丝的躲闪和隐瞒。是错觉吗？老马问自己。但多年的警察生涯却早就练就了老马察言观色的本领，刑警如猎犬般嗅着味就能找到猎物、听着声就能找到方向、一个眼神就能猜个大概的本领告诉老马，这医生

心里有事，而且不该是什么小事。老马虽然大半辈子是混过来的，但手艺却一点不差，这种感觉像滴在清水上的一滴墨点，慢慢伸展蔓延融化，直至将他整日的心情弄的迷雾重重。

夏日的闷热开始聚拢，医院的冷风也没开。老马额头上的细汗密布起来，他觉得心里有点慌。突然一阵熟悉的痛感在右腹出现，他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发冷，瞬间彷徨了一下。“妈的。”老马不知咒骂着谁。

早晨来医院看病的人不少，这年头生意好的有两个地方，监狱和医院。穿过熙攘的人群，老马三步两步走到了医生办公室。

“哎，您好，医生。”老马来的是时候，一推门，正看见办公桌后的那个年轻医生。

“您什么事？”年轻医生礼节性地问。

“啊，我前几天过来做的体检，今天来取结果。”老马紧盯着年轻医生的眼睛说。

年轻医生犹豫了一下：“嗯，请问您的姓名？”

“啊，我叫马庆，经侦总队的。”老马回答。

医生一愣，一瞬间又浮现出那天的表情。他显然已经认出了老马，沉默了几秒钟之后，摆出毫无商量的口吻：“现在还不能取结果，等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们会一起送到你们单位的。”年轻医生说完就低下了头。老马心里又一颤。

“那……我……能不能提前看看一些结果呢？比如增强CT？”老马试探地问。

“不行。”年轻医生将对话封闭，“您还是等着看最后的体检结果吧。”年轻医生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
“嘿……你这……”老马停顿了一下将嘴里的脏字截住。他没招了，

原地干了一会儿转头出了门。

在医院楼道里，老马心里越发感觉不对。年轻医生刚才的表情，完全像是一个刻意隐瞒真实的谎言者，特别是他最后竟选择了不与他对视的谈话方式，更令老马揪心。这，这简直就是个骗局啊，老马心里七上八下起来，这太蹊跷了。

老马还是没走，他稳了稳情绪，直接走向了放射科。到医生办公室门前，他吐了口唾沫、挠了挠头发。

“哎，大夫，您好，我是经侦总队的，过来看一个民警的体检结果。”老马对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说。

“哦，您好，请问您要看谁的体检结果？”女医生不过 20 出头，长的挺清秀。

“啊，我要看一下马庆的体检结果，嗯，是我们领导特意关照的。”老马说。

“啊？马庆的 CT 啊。”女医生犹豫了一下，“请问，您是马庆的什么人？”女医生试探地问。

“啊，我是马庆的领导。”老马谎话说到底。

“啊，是经侦总队的领导啊，那好，请您跟我进来。”女医生虽然在公安医院，但毕竟不是警察，她礼貌地用手示意，带着老马走进了里屋。

“我还要给你们打电话呢。”女医生满脸的关切，“体检的结果出来了，马庆比别人还多做了一个增强 CT，估计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问题。

“来，您看看，这里。”女医生取过一个片子，指着上面的一个部位。

“啊？什么问题？严不严重？”老马的心顿时往下一沉，这情景太像电视剧了。但他还是控制住了情绪，心里的惊涛骇浪一点没有表现在脸上。

“嗯，通过增强 CT 片子上的观察，马庆的肝部有占位，具体说是肿瘤。在肝右叶上大小为 5cm × 8cm，但要判断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下一步需要经过穿刺取样才能得到结论，同时还需要……”

一声惊雷，或者从画面上看，是一道闪电，老马觉得脑袋里“嗡”的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进去了。他感觉全身突然一下就沉了下去，一点劲儿也没了。但他还必须装作与他无关，因为他极力想知道自己更多真实的病情。

“哦……那……”老马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语调，“如果……像他这样的病，他大概还能有多长时间？”老马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问。

“啊？什么多长时间？手术时间？还是？”女医生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是……他还能活多长时间？”老马感到浑身都在震颤都在跳。

“嗯……这个也要因人而异，一般来说，肝部上的肿瘤如果是恶性的，被发现就基本是晚期了，我们称之为肝癌晚期。肝癌晚期一般生存时间只有三至六个月，但是如果积极治疗，也不排除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立即进行穿刺取样，如果有手术条件的话就立即手术，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”女医生说得十分详细。对别人的宣判往往简单而直接。

“嘭！”不知从哪发出一阵闷响，老马顿时感到天旋地转，女医生温柔轻缓的声音渐渐模糊，竟然比雷霆万钧的审判词还无情。他甚至感到一种只有在酩酊大醉后才能体会到的慌乱和迷幻，心脏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拽着，就那么拽着，像是要撕碎一样。“嗡……”耳边的忙音再次出现了，而且大有不断加剧的情况。老马感觉腿麻了，手软了，无法再继续将戏演完，面对命运对自己的审判，谁也无法像选择他人命运一样冷静淡定。

老马瘫坐在凳子上，张大着嘴，却一言不发。